

一九七七歲次丁巳秋七月朔自

永安南里移居三里河

六日值與耐

秋重惜花

俞平伯家族文化史

失落的荊棘冠

老英隨

蘭苔縣立

身園園秋月青

年就學辰 一九六二年二月至伯

李風宇 著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

俞平伯家族文化史

失落的荆棘冠

李凤宇 著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落的荆棘冠——俞平伯家族文化史/李风宇 著

(中国近现代文化世家书系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54-2093-1

I. 失…

II. 李…

III. ①传记文学-中国-现代②俞平伯-家族文化

IV. K 820.9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0091 号

责任编辑:鲁文忠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8.875 插页:4

版次: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00 千字

印数:1—4000 册

ISBN 7-5354-2093-1/K·87 定价:15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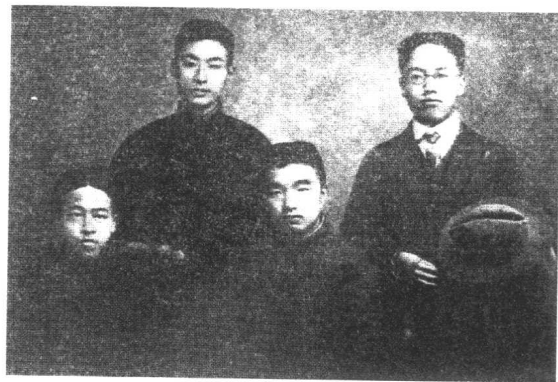
1	2
3	4

1. 俞樾(中)、俞陛云(右)、
俞平伯(左)
2. 曲园老人像
3. 八十二岁的曲园老人与
三岁的俞平伯
4. 俞平伯(1986年摄于香港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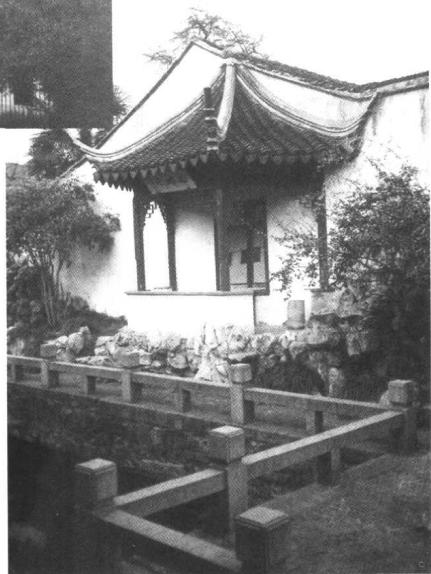




1	
2	3
4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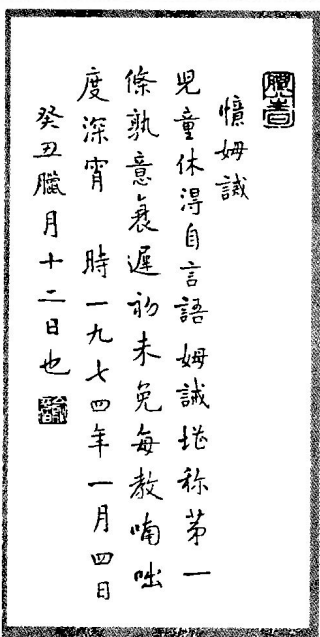


1. 春在堂
2. 俞氏著书处
3. 春在堂内景 (匾额为曾国藩题写)
4. 俞平伯(后排右)赴美国前与叶圣陶(后排左)、朱自清(前排右)、许昂若于杭州合影(1921年12月31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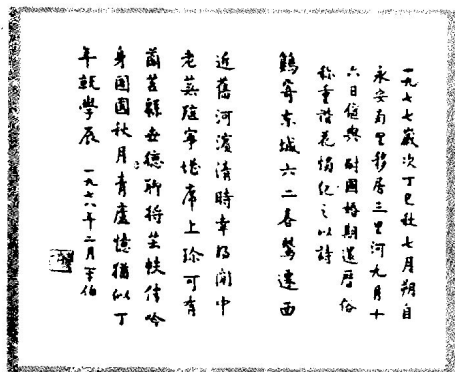
1	
2	3

1. 曲园一角
2. 杭州俞楼
3. 曲园一角



1 2
3 4

1.2.俞樾书法
3.4.俞平伯手迹



目 录

楔子.....	1
第一章 玉堂过客.....	6
一 莫知自始的家世.....	6
二 淡烟疏雨落花天	10
三 当了一回学台大人	15
第二章 乱世儒踪	21
一 与李少荃同年	21
二 鹤舞如梦	26
三 筑园于吴下	29
第三章 无言独上西楼	32
一 花落春仍在	32
二 书窗烛暗	38
三 借湖山之胜地,养樗栎之散材.....	43
第四章 门生章太炎及其革命同道	51
一 老同事的儿子	51
二 有人想造反了	56
三 终于成了孙中山的同党	62
第五章 薪尽火传	67
一 与湘军宿将结了个通家之好	67
二 德清历史上的第一位“探花”	68
三 林花谢了春红	72

第六章	绿杨芳草长亭路	78
一	从江南到京城	78
二	投在黄季刚的门下	79
三	迷上了清真词	83
四	红氍毹上缔良缘	85
第七章	成了胡适们的追随者	91
一	初识白话诗	91
二	吻了一下诗魔	99
三	跨鹤追虹	107
第八章	月斜了,风定了,人倦了	122
一	秋蝉底辩解	122
二	披风拂水	125
三	午夜的彷徨	133
第九章	寻寻觅觅	142
一	冬夜里的眼睛	142
二	初探太虚幻境	150
三	踟躅江南	161
第十章	添炭诗炉	172
一	凉梦犹温	172
二	飒飒西风夜已凉	179
三	灯清人倦思	185
第十一章	桨声灯影里的禅思	192
一	夜泊秦淮	192
二	停桡西子湖畔	204
第十二章	无可奈何的“慢板”	216
一	蛰居京城	216
二	春梦如浮云	223
三	乱世燕语	233

第十三章 浮生如梦.....	246
一 红楼惊魇.....	246
二 一江春水向东流.....	252
三 远去的灰色马.....	264
第十四章 落日鎔金.....	271
附:主要参考书目	274
后 记.....	276

楔 子

国人眼里的晚清末年,无疑是一个艰难困苦的岁月。在那个绞碾血肉、饿殍遍野的年代,世人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到了有限的几个话题上——买米的银子和用铁血浇铸成的功名。这是一个百舸争流、贤豪辈出的年代。洪秀全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彭玉麟等辈的勋名都是得自于这个日趋混沌的乱世;而孙逸仙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起自于洋场或儒林的书生,竟然也推案掷笔,或奔走于四海,呼号革命;或折冲于京城的皇宫巨邸,图谋变法自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的声誉也日隆一日。在洪、杨麾下的铁骑踏碾之下,在从西方浮海而来的艘艘炮舰的排轰声中,在初具民主思想的人士掀起的革命浪潮的扑击下,大清王朝的国运的确已如釜底游鱼,来日无多了。

当此之世,儒林中人也已经日趋沦落凋零,比及前朝,硕硕大儒似乎已经隐逸埋名,访诸儒林已然难觅其踪;流传刊行的书籍之中的片语华章也颇费搜寻,虽有时人推崇的同光体流行于世,但也是装腔作势多于自然流露,时髦的愤懑披掩了冷静的思考。

这确实是个无可奈何的事实,因为,中国此时正不由自主地将流注得已经十分滞慢的潮头,开始汇入世界的滚滚巨流,听任执领潮流者的摆布,在这个新思想、新潮流孕育和诞生的时代,整个世界的前方正放射着诱人的曙光。而这时,中国还昏睡在一个黎明前的茫茫黑夜之中,她在沉睡中发出的梦呓,还是两千多年前生机焕发的秦汉语言。当然,如果就此来指责中国文化的话,毫无疑问¹

是偏颇的,因为继承毕竟是发展的前提。

古已有言:盛世出华章,濒危剑士生。连曾国藩这位文名武功烜赫一时的勋臣,面对铺展在眼前的这个艰难时世,心底里也是在战栗着的。在两江总督任上,他在拜读了某位翰林院的庶吉士捧上的诗作之后,不禁对这位从川中风尘仆仆赶来南京,以求能够入幕为宾的同乡,大皱眉头。这位仁兄真是庸愚,言谈举止迥异于娴于词章的儒林中人,其诗作令批注过唐宋以降十八家诗钞的曾国藩瞠目哽喉。翻阅着这位居然入了翰林院庶常馆的进士的蹩脚诗作,这位有着“霹雳手段”和“菩萨心肠”的当世英豪,也不禁将扶巨厦于既倒的气概抛诸脑后,黯然神丧地感叹道:“国家所得人物如此,真是一代逊之一代,文章与国运相关连,天下事可知矣!”

毕竟是位搜读过天下文章、冷眼逼视过四海世情的大人先生,曾国藩的识人之誉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,薛福成曾经放言:“曾国藩知人之誉,超秩古今。或邂逅于风尘之中,一见为伟器;或物色于形迹之表,确然许为异材。”

曾国藩的勋名得之于太平天国一役,他的帐下自然不乏猛将谋臣,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彭玉麟等辈叱咤风云之发轫,都是得自于这位大人先生的拔识。而以巾服游于其幕中的儒生,凭借笔墨之技令其心叹服的文人学士,却屈指可数。并非曾国藩没有识珠的慧眼,对于一位千方百计罗致人才,以图为己所用,好来应付燃眉之急的封疆大吏来说,是无暇有吕氏之妒的。经过岁月的磨洗,这些经世治国之材中人,能以袞袞华章和所治学术传诸后人者,又为麟角凤毛矣。这又印证了曾国藩“国运与文章相关连”的感叹。

俞氏何其幸哉!道光三十年(庚戌),浙江德清县举人俞樾进京赴春闱中式。尔后,在复试于礼部的时候,面对“淡烟疏雨落花天”这道并不那么吉祥的题目,发诗泉而不唐突,敷衍以文又不失缜密,用证之于将来来回应,先轻抒狼毫作五言律句一首,然后再洋洋洒洒地撰文解答了这道难题。

从复试的保和殿下得场来，俞樾心中仍然惴惴不安，因为这位表字“荫甫”的俞举人，虽然才华横溢，但自幼不娴于小楷，而彼时科场尤重于应试者的书法，自明末以降，有一种名为馆阁体的字体已经在科场流行，这种严谨端庄的字体，遂逐渐成为闱场中的专用字体，座师一将墨卷拿到手中，先审视的便是应试者书法上的功底，然后再浏览全文，由于字迹麻劣而误了锦绣文章的应试者大有人在；因为写得一笔漂亮的馆阁体，而博得阅卷者欢心，夤缘一跃龙门者，也不乏其人。所以俞樾胸中的隐忧，决不是庸人自扰了。

及至宫门传胪，黄榜挂出，俞樾不但被赐进士及第，而且在保和殿一同复试的诸人当中，居然名列第一。过了一段日子，俞樾才得知，自己的卷子经了曾国藩的法眼。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，不但是这次殿试的执事官员，而且与主管科举的礼部尚书同为该部堂官，因此，在阅批考卷的时候，有着很大的发言权。他在看了俞樾的诗文之后，不禁抚案激赏有加，他立即示之于主考官杜受田等阅卷诸公，并且执意要将俞樾举为第一，同僚们聚而观之，反复咀嚼了这份考卷良久之后，纷纷摇头以为不可。“文则佳矣！然则仓猝间安能出此佳构，定然是录旧作以塞责罢了！”

曾国藩仍然执著己见，拈须道：“不然，其诗亦相称，难道诗也是宿构吗？”

“文义发端于何处尚待考究，拔置之第一，恐难服众。”某位大佬犹犹豫豫地说。

“此与‘将飞更作回风舞，已落犹成半面妆’有暗合之处，咏落花而无衰讽之意，此生他日成就，未可量也！”曾国藩回答道。

此公的一番话，顿时令阅卷诸公无言再驳，俞樾也由此得中殿试第一，恩荣及第。在赐宴礼部之后，俞樾被授进士及第，入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，三年后终于挨到壬子散馆，得以引见入宫，在宫禁森严的紫禁城，一睹了咸丰皇帝奕訢的圣容。奕訢见其谈吐学问俱佳，温言垂询之余，似有所属。果然，引见之后不久，俞樾便

蒙恩得授翰林院编修。

俞樾究竟写了一段什么样的雄文，竟令曾国藩这位八股大师折服？其实说来也令人瞠目，这位大人先生一瞅见那首五言律句的首句：“花落春仍在”，便叹服了，这大概与曾国藩那执著的人生态度有暗合之处，以至于惺惺惜惺惺的心态油然而生。

后来，曾国藩受命督抚两江，驻节于虎踞龙蟠的南京，俞樾也以儒生的面目，巾服游于曾国藩的幕中，往来如处士。俞樾在给曾国藩的信中，将自己比作当年袁枚从游于尹相幕府。而曾国藩对俞樾，则常有“闷才不荐，徒窃高位”之叹。

这也许是这位德清人的幸运之处，息影林泉，释道训经于庐舍山寺，应当是每一位儒林中人的夙愿，不管荫甫先生当时是怎样想的，他身后留下的由五百卷皇皇著述哀集而成的《春在堂全书》，毫无疑问地成就了这位大儒的硕硕文名，而他那些后来名满九州的弟子，如徐琪、潘鸿、章炳麟等辈，在承其衣钵之余，又大大地弘扬光大了他的学术，以致于迁延至今，其学仍有苗裔可寻。俞氏之学不仅惠及门生，而且还泽及其后人，尽管俞樾一房单传数世，但却世无庸者，所著文章不仅灿然可观，而且这位儒林泰斗的曾孙——学人俞平伯先生，还在20世纪50年代被中南海里的毛泽东点了将，竟然能以学术著作令神州瞩目数十载。如果荫甫先生冥灵有知，一路地考据过去，这些祸福的发轫，恐怕还是要以他在保和殿被那位湘乡的大人先生所拔识为发端。孰不知，那两位在不同的年月里，以不同的眼光和心态，将两俞推了出来的大人物还是同乡哩。

曾国藩是有远见的，目光也是犀利的，他见俞樾锐意著述，而且经年不辍，不禁笑谑道：“李少荃（鸿章）拼命做官，俞荫甫拼命著书，吾皆不为也。”

这一番世事洞明的话，非过来人是说不出的，传到俞樾的耳朵里，这位方巾儒士在自愧之余，亦以为喜，穷愁著书十余载，至此

已经颇为可观了,沾沾自喜之余,又在笔记中私语道:“文士名心,书生习气,鍼石知谬,享帚自珍。”

确实,无论际遇何世,文人聊以自慰的只能是文章了。尽管他们常常被世事洞达者叹为冥顽,讥为酸腐,但还是乐此不倦,执着地在翰墨中寻找人生的答案,寄托胸中难以言喻的畅想。晚清年间的俞荫甫先生和他的苗裔们,可谓于斯而极。

第一章 玉堂过客

一 莫知自始的家世

荫甫先生虽然自称是浙江德清人，其实这位德清人只在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居住了四个年头，在他四岁那年便随家迁往临平镇居住。临平是个小镇子，属仁和县治下，东西长不过三里，南北宽仅二里。然则，其地虽然窄小，历史却是甚为悠久，地名在《晋书·顾众传》当中已经有所记载；临平还是一个迭有文人墨客宦游驻脚的地方。宋人吴自牧所著《梦粱录》中云：“唐杜牧墓在南山东南，与佛日山夹境，名杜牧坞。”佛日山者，临平镇外之危峰也。仁和人沈东江曾经著有《临平集》一卷，记述临平故事。沈东江在书中记述，唐代的著名诗人邱丹作过一首名为《湛长史草堂》的诗，诗前有序云：“余圣唐山令臣也，屏居临平山墅亦有年矣。”沈东江以邱丹“屏居临平山墅”为据，遂将邱丹讹误为了临平人。后来，俞樾从《全唐传》中考得：“邱丹，苏州嘉兴人，诸暨令，历尚书郎隐临平山。”俞樾还考得：邱丹的六代叔祖邱迟是吴兴乌程人。如此说来，邱氏一脉还是浙地人物。于是，俞樾在其所作的《临平杂诗》当中兴致勃勃地吟道：

莫教补入《临平志》，恐与邱丹一例讹。

俞樾在临平居住了二十八个年头，初到临平的时候，赁居于潘家桥东面的史家棣戴宅。史家棣系因史姓翰林居其地而得名，翰林名为史尚节，是康熙朝丙戌年的翰林。戴家临街有楼，到了每年的正月初五，年龄尚幼的俞樾总是随侍在太夫人的左右，登楼观灯。俞樾在后来的《和恩竹樵方伯元夕词》里曾记其事：

无端触起中年感，忆儿时鸠竹，随处嬉遨。
竟夕看灯，喧阗史棣潘桥。

其时，俞樾之兄俞林授馆于巡抚郑梦白宅，郑宅藏书甚富，翰林在协助中丞大人整理旧藏的同时，不忘采辑史料，缙积珠累，获益匪浅。俞林表字壬甫，道光二十三年举人，春闱不售之后，被浙籍人士荐入史馆整理宣宗实录，秉烛执笔经年，颇有劳绩，于咸丰四年外放至福建沙县任职，两年后转任永安县知县，后来官至福宁府知府，于同治十三年病逝于福宁任所。俞林之子俞祖绥为光绪年丙子科举人。

俞樾一族世居于湖州府德清县东门外的南棣，屈指算来，拓居耕读已有数百年了，待到俞樾壮岁之后，欲于书案前细溯家族渊源的时候，已经莫知自始了。相传南棣的俞氏一世祖是元朝的提举俞希贤，此说见诸于明朝的御史沈松一脉的族谱序言。另有先朝俞氏议君诗云：“我家巾山阳，溯源自元末。堂堂希贤公，孙谋善貽厥。”然而，在南棣俞氏的族谱当中并没有希贤公的名讳，这也许是因为当年落籍于德清的俞氏族人多操犁锄，于文墨一事不甚了了，以至于后世考究起来，也就难觅其先祖的踪迹了。

庚午年间，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的俞樾偶遇远方族人俞永泰，其人当时为候补县丞，字棣华，系安徽婺源人。俞永泰告诉俞樾：